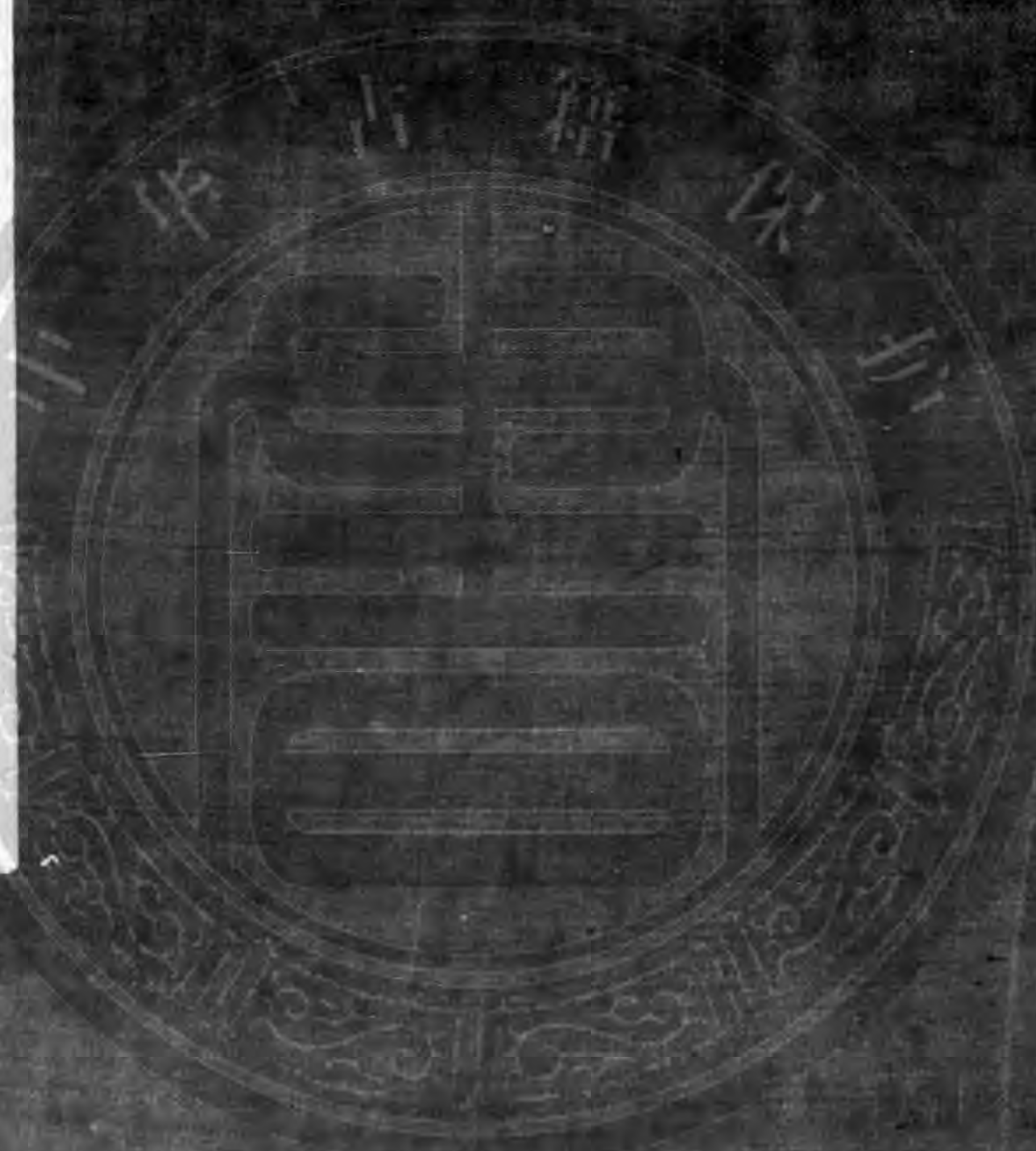


春秋正旨

戊午夏四月尔玉  
重訂並題





春秋正旨序

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  
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宜無如  
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  
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為孔子託  
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  
能辨之者遂使冠履倒置太義淪亡曲議播流大道  
晦蝕抑又可懼也已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  
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周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為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以是罪之其亦誤矣予昔也讀諸家之說寔有不能安於心者既乃以吾心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方從宦徒懷之數十年莫能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為之叙其理以正

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以償夙志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即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况出於後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况出於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誅明法也而與干紀同則干紀者何責茲寔萬古綱常攸繫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萬曆甲戌七月望東里中玄山人高拱自序



春秋正旨

東里高拱著

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



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威作福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吳楚

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



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脩之  
以為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  
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為  
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  
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  
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  
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  
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為犬戎

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  
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  
虜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  
降為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  
命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  
子為是懼以為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  
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  
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



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脉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

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為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為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為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



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為天子以行事反出於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為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為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

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為之以為國史將為私言乎將為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一月驚蟄舟楫既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



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為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辯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為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脩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為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為之時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



故曰志在春秋也曰天子之事何獨託之魯史蘇氏云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言亦有當歟曰此曲說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蓋傷之焉而况以天子之權假之乎蓋春秋明天子之權非以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

天子之權與魯也韓宣子適楚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當時列國各有史其在西周天下尊王國史所紀者莫非王事至是既不尊王則亦不知有王事矣而史之所紀固皆其自行制度無復周之典禮矣今列國之史雖不可見而國語猶存其略如左氏傳敘晉楚之事為詳然語多張詡其於亂法干紀非惟不知為罪反厚自矜大此必孟子所謂乘及禱杙之說也而其他槩可知已惟魯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



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  
事夫何嘗以假魯也曰葬成風王不稱天罰且加於  
天子矣乃何為周天子事曰此傳者之謬也且如魯  
桓篡弑之賊也其公則僭稱也孔子以宗國君臣之  
義乃於篡弑之賊尚不敢改其僭稱之公天子天下  
之大君也何如魯桓王其本稱也何如僭公其事則  
葬成風也何如篡弑而乃於此特加削罰豈其君臣  
之義於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國之君者歟然則何  
以不稱天曰聖人立言取諸大義非若後世比對於  
一字之間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隨便而言無異同也  
猶之今人有稱奉  
聖旨者焉有稱奉  
旨者焉亦隨便而言無異同也若以王不稱天為有  
所削罰豈亦以旨不稱聖者為有所削罰歟曰葬成  
風無貶乎曰何為其無貶也以天子之尊而會葬諸  
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紀法掃地甚矣只據事直書所  
貶自見固不在乎王之天與不天也且仲子事與成  
風同於成風書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於仲子書曰天

春水正行



王使宰咺來歸賵在此則王不稱天而召伯稱爵豈其罪在王不在伯歟在彼則王稱天而宰咺稱名豈其罪在宰不在王歟且狩於河陽是何理也而稱天王使毛伯來錫命使家父來求車是何理也而皆稱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歟故知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繫乎王之天與不天而或書名或書字亦非必有意乎其間也二百四十餘年王朝列國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攷知或亦只據魯史舊文書之耳曰春秋既有褒貶天子之事又非孔子

子自行則褒貶者誰曰文武之褒貶之也何謂文武褒貶之也曰天下有聖賢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準之以作春秋其所書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是即所謂褒也其所書惡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是即所謂貶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與法則春秋所書褒貶自見正不必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後儒不能明文武之道與法乃徒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不惟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乃又不能虛心平氣而以謂聖人所作之經其義



當不止如此而已也而又過為深求之於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之意愈遠矣譬之法律然有明於法律者見書殺人即曰其罪當死不必更求其書殺之謂何也彼不知法律者不知罪所抵也乃徒深求夫書殺之義謂何而強為之解則其去法律遠矣曰筆則筆削則削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即所謂筆也如齊侯鄭伯皆稱公其赴報之書皆公也楚子吳子

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齊公則削而為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於鄭公則削而為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為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篡弒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為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



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為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為  
侯止可為子歟夫大惡魯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僭  
稱之公否乎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  
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於朝之者降而為子抑  
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  
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上之祖曾有朝魯桓  
之事遂於二百年間皆稱為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  
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  
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

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  
其後又稱子蓋為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  
書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  
卒其後稱子蓋為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  
足據而必以為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為子也  
其紀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  
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  
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  
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



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為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與曰脩則孔子脩之事則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於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於自敘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

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即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於邾後即書曰齊人歸謹及闡是歸謹及闡者由歸益於邾也使不歸益於邾固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於夾谷後即書曰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是歸鄆謹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二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謹龜陰田為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



謹及聞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  
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  
又設為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  
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  
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  
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為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  
亦可行賞罰焉嘻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  
乃為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曰獲麟之

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於所起或曰文成而  
麟至以為瑞應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  
撥亂世反之正是萬代之綱常也而何與於麟若曰  
感麟而作則使麟終不出春秋固不作歟使麟出於  
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間春秋固遂止此歟固知其  
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為瑞應則安知麟之所  
出端為已歟且後世亦每有麟焉豈亦皆聖經之應  
歟固又知其不然也曰王通不云乎春秋以天道終  
故止於獲麟非歟曰天道遠人道邇春秋脩人事不



言瑞應蓋不以茫昧不可知者參乎人事之間以惑人也而况可以瑞應神其書乎以瑞應神其書少知道者不為而謂聖人為之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時物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圖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

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兪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然則終於獲麟謂何曰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越歲而孔子歿則魯史之脩宜止於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書之而已固非取義於麟也聖人不語怪神其言其事如日月之在天而人無不仰之者夫豈以茫昧不可知者而符已之事為若是誕乎且麟一獸耳與人理無與亦何足為聖經輕重也後人不知重聖人而以聖人借重於麟不知重聖人之



春秋而以春秋借重於麟至亦惑矣故謂經感於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於經是術家者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皆無得乎聖人之道者也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窮矣有諸曰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何乃反袂拭面稱吾道窮至是乎且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亦豈必俟獲麟始知而泣乎杜預云亦無取焉蓋邪說當闢詎止無取已也曰然則麟不足為瑞歟曰瑞應之

事有道者不言謂其理之不可詳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鄭州生麟予適過鄭親見之越歲予門人王從諾氏家生麟邑人皆見之然迄無所應則麟雖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即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已誠何與於聖人之經也曰韓子云麟不待聖人而出謂之不祥亦宜然乎曰此亦曲說也彼其必以麟為聖人之瑞也然固有不待聖人而出者焉求其說而不得則從而為之辭耳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麟者焉非聖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謂聖人之瑞也以



麟不待聖人而出為不祥猶夫以桓宣書有年為記  
異理無可據者矣曰記異之說亦非歟曰祥則書之  
為祥異則書之為異乃直筆也今既書有年大有年  
矣而意則以為記異聖人固不若是詭也且胡氏之  
說曰二君得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  
是反常也先儒說經者多列於瑞慶之門至程氏發  
明奧旨然後以為記異信斯言也則所謂水旱凶災  
者君當之歟民當之歟年雖大殺何艱於君而民則  
流殍且相食矣天誠有意誅罰無道乃降水旱凶災

之譴而使無辜之百姓當之亦非所以為天矣而况  
其理寔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春秋書祥異不書事  
應而後儒必以事應符合之蓋非惟無以得聖人大  
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啓人君矯誣之心彼其天馬  
作頌寶鼎作歌登泰山禪梁甫矯誣上天以自侈者  
固皆瑞應之說啓之也故知說經貴足以取信苟徒  
滋惑則亦無貴於說經也已矣曰古之說經者則何  
如曰三傳左氏為優昔人已言之矣下此者其杜預  
乎預頗識聖人尊周之意言故近理但於天子之事



未能明其說耳曰伊川先生云春秋只是一箇權何如曰先生誤以天子之事為孔子之自為天子也故為之說曰權然不知孔子只是尊周其所以明王道正大法以禮樂征伐歸諸天子者皆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非有所委曲遷就於其間也何謂權曰胡氏之傳大較何如曰其志可尚而於經旨則未得彼其見金虜之凌宋也君有父兄之讐而不以報也朝有罔君賣國之賊臣而不以誅也故激焉而為是傳其意蓋欲攘夷狄誅奸佞復讐雪耻以興治道豈不可

尚但於天子之事其論甚左且自出己意曲求於一字之間又多自相矛盾仍復曲為之說則於經旨無當耳曰諸說之紛紛何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未有懼焉斯予



明之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麟龍種也生而火光滿室其頭角鱗甲皆龍也大較形象與繪者合惟是鱗甲乃就膚斷界成文如鱗甲然非若魚之鱗甲可鼓而張也想龍之鱗甲亦如此否則不可以飛騰屈伸故知其亦如此耳蓋陰雨晦冥牛馬在野龍偶與交則感而生麟故自古言生麟者必於野城邑無有也又在野者牛多而馬少故麟多牛生也牛生者牛蹄馬生者馬

蹄謂皆馬蹄非也似龍而非龍似牛馬而非牛馬猶之馬驢生羸似馬而非馬似驢而非驢也即是而言則麟固有種非無自而生天特出之以示瑞也是故古之聖王只脩德脩政綏輯其民人以昌大其國家而瑞之有無所不言者蓋非惟其理不可知而亦何與於生民之休戚即有亦無益也或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不然歟曰朕兆之先見則有之故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如必以異物如麟者為祥則不然自古國家之興何嘗必有異物如



麟者而有異物如麟者亦何嘗必興也予因親見  
麟又審究其所以生者如此故詳著其義以告後  
人庶乎誣妄之論亦可以少息也夫



